

山西離石石盤漢墓彩繪畫像石的圖像結構與風格

孔 令 忠*¹ 張 慶 捷*²

山西離石石盤漢墓彩色画像石の図像構造と風格

The System of Illustrations and the moral tone of Colorfully painted Huaxiangshi of Han Tomb in Shanxi Lishishipan

KONG Ling-zhong ZHANG Qing-jie

1997年山西省離石市石盤村で1基の漢墓が見つかり、19点の画像石が出土した。うち墓門の築造に用いられた上部の横石、梓石、扉石、墓室内の柱石がよく残っている。特に重要なのは、出土時に画像格欄内の削り取った下地に施された白粉が残っており、墨つぼで打ち出した墨線も鮮明であり、墓門、甬道、東壁の題銘柱石などにみる画像の色彩も鮮やかで保存状態がよい。

本文は調査報告書をもとに、現地考察結果を加味して、一部の画像石を本来の位置に復元し、またすべての画像石の図像と画像格欄について詳細な記録と分析を行った。

本文は「向心、適合、連続」の三方面から図像構造の特徴を概述し、次に「石面、減地、線色」の三層面からその簡約概括、手先の熟練と力強さ、端嚴整然、自然流変等にもみる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また画像石の材料や陝西省神木大保当漢墓との比較から、その風格の形成と源流関係を探索した。

In 1997, one Han tomb and nineteen Huaxiangshi were excavated at Shipan village, Lishi City in Shanxi. Among them were a horizontal stone, some stones for framing, a door stone for use in building a grave and some poles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me white powder, originally painted on the frame's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illustrations), remained attached to it. The lines drawn with the brushes were clear as were the colors of illustrations shown on the door of the grave. The pathway and the stone pole from the eastern wall were bright and well-preserved.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research and additional observations of the loc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 was able to partially restore some Huaxiangshi to their original condition. These were registered and analyzed, as can be seen in illustrations and image frames of the Huaxiangshi in the text. The analysis includ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the illustrations from three angles and this analysis was supplement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surface, texture and line colors of the stones. In combination, these allow us to see the high level of craftsmanship and skill involved in these works. Finally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rinsic moral character of those who produced these artifacts in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works from Huaxiangshi and the Han tomb of Shenmudabaodang in Shanxi.

1997年山西省離石市石盤村發現一座漢代墓葬，共出土畫像石19件¹⁾。現藏於山西省呂梁市離石漢畫像石博物館。

石盤墓畫像石形制完整。分別為墓門5石，甬道1石（與南壁橫額同一石），墓前室南、北壁各3石，東、西壁各4石。其中門楣、門框、門扉、橫額、左右立框、中柱石（題銘柱石）俱有。如此規模的畫像石墓葬，在當地已發現墓葬中少有。其畫像石數量，僅次於該地1992年發現的馬茂莊2

* 1 太原師範學院美術系副教授

*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號墓葬²⁾。

該墓葬畫像石較好地保存了原石彩繪的狀態。出土時畫像格欄內剔地部分所施白粉均存有，造型用墨線、墨斗打出的格線均存有。墓門 5 石、甬道 1 石、東壁題銘柱石等處的色彩保存完好，依然鮮艷分明。

彩繪畫像石，早在 1919 年該地馬茂莊村出土漢墓的畫像石中已存在³⁾，在該地的其他墓葬畫像石中亦偶有發現。但如石盤墓這般保存狀況的彩繪畫像石的發現尚屬首次。

該墓畫像石的這些特征，具備了就其圖像結構、類型、風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進行探討的條件。由此總結出的一些圖像特點，可供研究者參考。

一 圖像分區、格欄與配置

畫像石分布在墓門、墓門與墓前室連接的甬道、墓前室四壁。根據畫像石所處部位，分為 6 個圖像分區。共有 75 個圖像格欄。其中 31 蔓草紋、33 車騎、11 其他圖像。多數格欄內由多個圖像組合，只有 15 個格欄內為獨立圖像。

1、墓門（圖 1、圖 2）

門楣石，高 32、寬 194、厚 14 厘米；左門框石，高 127、寬 31.5、厚 13 厘米；右門框石，高 130、寬 31、厚 12 厘米；左門扉石，高 124、寬 47、厚 6 厘米；右門扉石，高 123、寬 52、厚 6 厘米。該地區出土的畫像石墓門部分均為此結構，只是石材比例大小有區別。門楣石一般為平整的長方形石，1992 年馬茂莊村發現的 M14³⁾，其門楣石兩端下方突出，與左右門框石連接為一體，但圖像結構仍與石盤墓一致。

畫像於門扉正面，該地區其他畫像石墓葬亦如此。只有 M19 門扉石的背面（向墓內）有相同於正面的畫像⁴⁾。

圖像有蔓草紋 3、車騎 1、西王母、門吏 1、東王公、門吏 1、朱雀、鋪首 2，共 8 個格欄。

門楣石 2 格欄。上行為蔓草紋，正向（左向）排列；下行為車騎，左向，由單騎 2、軺車 3、棚車 1、山石樹木 2 圖像組成。

左門框石 1 格欄。由西王母 1、華蓋 1、門吏 1、山石樹木 7、流雲 2 等圖像組成。

右門框石 1 格欄。由東王公 1、華蓋 1、門吏 1、山石樹木 4、禽鳥 1 等組成。

左右門框石人物圖像相向對稱。上下人物之間的水波紋（左 2 右 1）相當於格欄的作用，將上下圖像分開。

左右門扉石各 2 格欄。各 1 蔓草紋，呈三邊形。各一格欄，由朱雀 1、鋪首銜環 1、流雲 2 等圖像組成。2 門扉石中，蔓草紋圖像呈“口”形，逆時針旋轉排列；朱雀對稱相向，鋪首四目向前。

2、甬道（圖 3、圖 4）

與前室南壁橫額共用一石，高 31 厘米。

有 2 圖像格欄。上行蔓草紋，正向排列。下行車騎，由單騎 1、軺車 2、山石樹木 1 組成。車騎左向。

M2 在墓門後甬道處出一畫像石，半圓形，正反皆有畫像，推斷為置於墓前室南壁橫額石部位，適合甬道拱券頂結構的畫像石。石盤墓甬道畫像部位與 M2 類同，只是畫像邊框為梯形。



圖1 墓門



圖2 墓門



圖3 甬道



圖4 甬道(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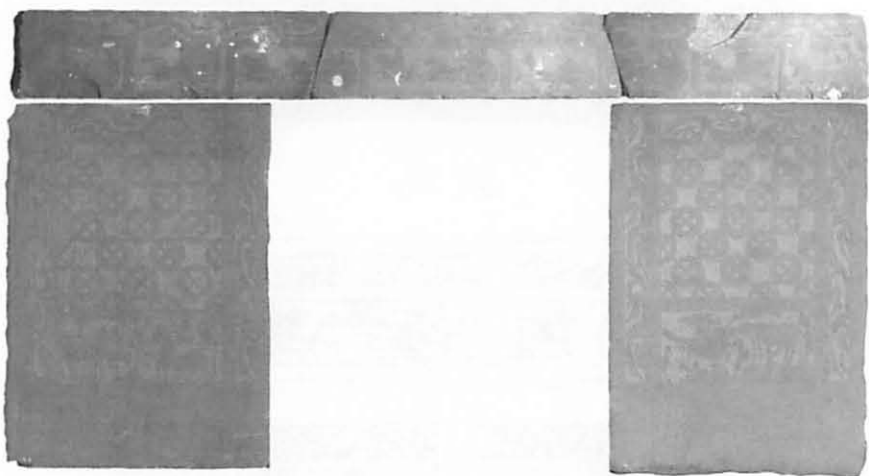


圖5 前室南壁



圖6 前室南壁

3、前室南壁（圖 5、圖 6）

橫額石，石長 298.5、畫長 297、高 31、厚 22 厘米；左立框石，高 127.5、石寬 94、畫寬 89、厚 21 厘米；右立框石，高 130、石寬 90、畫寬 88、厚 21 厘米。左右立框之間為連通墓門甬道的門洞。

有蔓草紋 7、車騎 8、穿壁 2、二馬 1、牛、車 1，共 19 個圖像格欄。

橫額蔓草紋正向，左立框石第一列蔓草紋呈反向、其餘均為正向排列。橫額與左右立框石上的蔓草紋格欄形成上橫下 2 個三邊形的關係。橫額車騎圖像分為 8 個格欄，左起第一、五、六、八格欄為單獨軺車，第二、七格欄為單獨駟車，第三、四格欄由單騎 1、軺車 1 組成。車騎均左向。

左右立框石中央格欄為對稱的四方連續穿壁圖像。穿壁圖像下方，左為馬 2、馬槽 2、侍吏 1、山石樹木 3、鷄 1 組合圖像，右為牛 1、車 1、禽鳥 1、山石樹木 6 組合圖像。

4、前室北壁（圖 7、圖 8）

橫額石，石長 314、畫長 289、高 30.5、厚 23 厘米；左立框石，高 130、寬 56、厚 19 厘米；右立框石，高 131、寬 52、厚 17.5 厘米。左右立框之間為連通後室的門洞。



圖 7 前室北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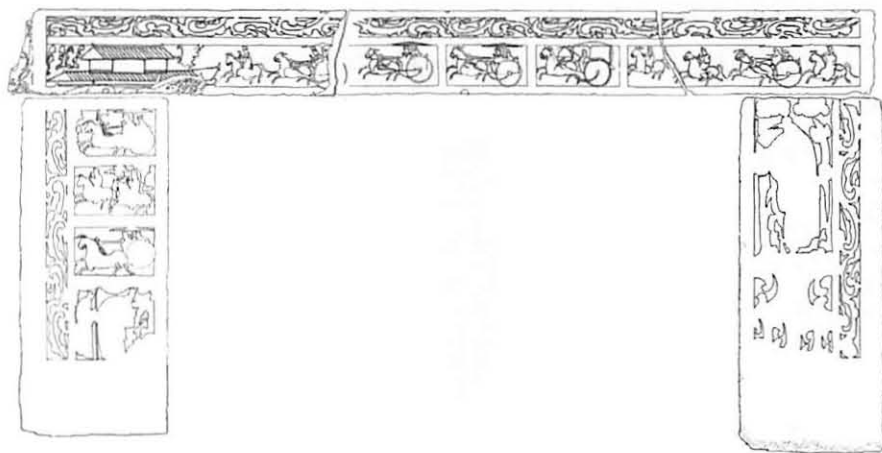


圖 8 前室北壁

有蔓草紋 3、車騎 9、侍吏 1、神人 1，共 14 個圖像格欄。

橫額與左右立框石蔓草紋呈三邊形關係，橫額、右立框石蔓草紋反向。下行車騎，分 4 個格欄。一由殿宇 1、樹木 3、單騎 1、輅車 2 組成；二是單獨輅車；三是單獨輅車；四由單騎 3、輅車 1 組成。所有車騎左向。

左立框石右列上下分為 4 個格欄。一由輅車 1、樹木 2 組成；二由單騎 2、樹木 1、禽鳥 1 組成；三輅車獨立圖像；四由侍吏 2、樹木 1 組成。上 3 格欄中車騎左向，第 4 格欄人物右向。

右立框石左側格欄由神人 1、華蓋 1、流雲 1、樹木 3 組成。在墓室所有立框石中，惟有此石圖像格欄上端未留邊框。

5、前室東壁（圖 9、圖 10）

橫額石，石長 320、畫長 287、高 32、厚 23.5 厘米；左立框石，高 130、石寬 55、畫寬 47、厚 18 厘米；右立框石，高 129、石寬 58、畫寬 50、厚 29 厘米；中柱石，高 120、寬 17、厚 16.5 厘米。

有蔓草紋 9、車騎 4、西王母 1、神獸 1，共 16 個圖像格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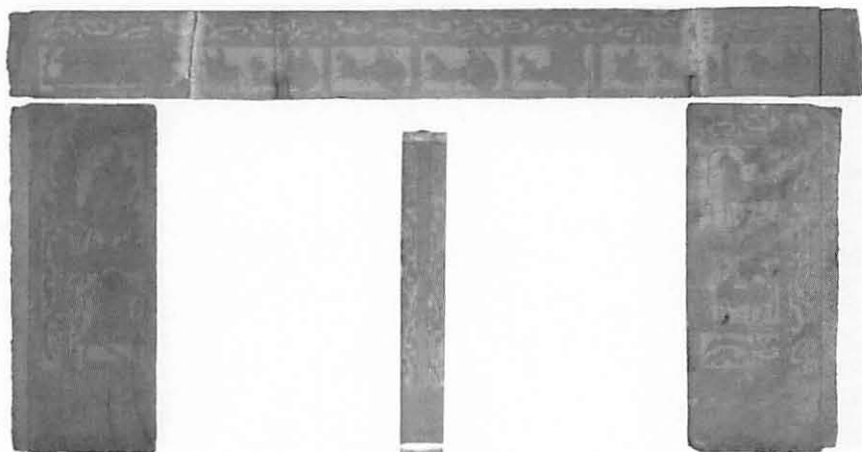


圖 9 前室東壁



圖 10 前室東壁

橫額上行蔓草紋格欄，蔓草紋正向；下行車騎，分為6個格欄，左起第一格欄中由殿宇1、樹木1、車騎2組成；第二、三、六格欄為單獨軺車；第四格欄為單獨輶車；第五格欄由單騎1、軺車1組成。車騎均左向。

左立框石左側正向蔓草紋格欄，右側格欄由西王母1、華蓋1、殿宇1、流雲1、樹木6等組成。其間水波紋將圖像格欄分為上下兩部分。

右立框石左側上下分為4個格欄。第2格欄由神獸1、仙草1、流雲1、山石樹木1組成；第3格欄由神獸1、流雲1組成，左側邊框有墨題“馬頭牛蹄之名浮口”；2神獸均左向。第1、4格欄為正向蔓草紋，與右側反向蔓草紋形成三邊形框。

中柱石四面均有畫像。正面中央有墨題，存“西河太守”四字，其餘漫漶不可辨識。兩側飾蔓草紋，均反向。

6、前室西壁（圖11、圖12）

橫額石，石長302、畫長291.5、高31、厚24厘米；左立框石，高129、寬54.5、厚2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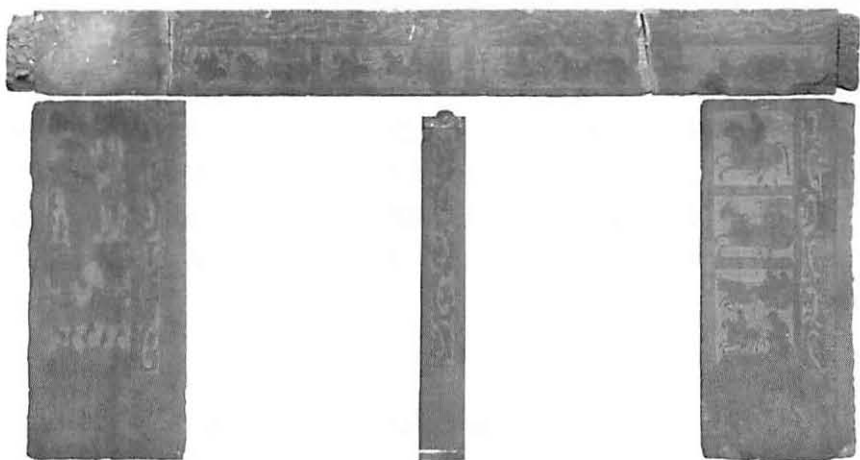


圖11 前室西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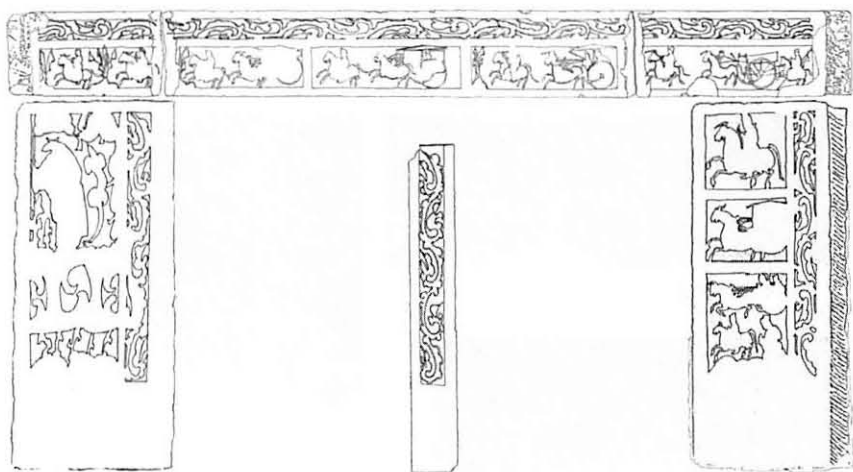


圖12 前室西壁

右立框石，高 130、寬 54、厚 20 厘米；中柱石，高 125、寬 16、厚 16 厘米。

有蔓草紋 7、車騎 7、神獸 1，共 15 個圖像格欄。

橫額上行蔓草紋格欄，蔓草紋正向；下行車騎，分 4 個格欄。一由單騎 3、駟車 1、樹木 3 組成；二由單騎 1、駟車 1 組成；三由單騎 1、輅車 1 組成；四由單騎 2、棚車 1 組成。所有車騎左向。

左立框石左側格欄由神人 1、華蓋 1、流雲 1、樹木 7 組成，右側蔓草紋反向。

右立框石左側上下分 3 個格欄，一是單獨單騎；二是單獨駟車；三由輅車 1、單騎 1、侍吏 1 組成。右側為正向蔓草紋格欄。

中柱石為蔓草紋圖像格欄，反向。

前室東西壁中柱石將與墓前室連接的東西耳室門洞一分為二，所以該石四面均有畫像。墓前室其餘畫像均在石材正面。例外處為 M44，其前後室過道處西側立框石的正、側面均有畫像⁵⁾。

二 圖像類型

石盤墓畫像石圖像可分為蔓草紋、車騎、人物、動物及其他 5 部分，共 20 餘種類型。

1、蔓草紋

由兩個反向卷曲的圖案組成一個單位，向左右連續重複，所謂二方連續。該圖像出現頻次最多，除墓門左右門框石外，每一石上均有，共出現 100 組次之多。又有正反方向兩種變化，圖 13 所示為墓門門楣石左起第一組，高 8、寬 34 厘米，是正向圖像；圖 14 所示為前室北壁橫額石左起第一組，高 7、寬 30 厘米，為反向圖像。西壁左立框石、中柱石，東壁中柱石、右立框石，北壁右立框石等處亦為反向圖像。

2、車 騎

畫像石的主體圖像之一，全部 19 石 20 組圖像格欄中有 8 組為該畫像。分別由不等數量與不同排列順序的單騎、輅車、駟車、棚車等組成。

1) 單 騎

共有 22 個單騎圖像。圖 15 所示為墓門門楣石左起第二個該圖像，高 15、寬 20.5 厘米。畫像石



圖 13 蔓草紋



圖 14 蔓草紋



圖 15 單騎

中的單騎圖像大多為這一造型。例外處：一、前室東壁橫額石左起第二個（圖 16，高 14.5、寬 18.5 厘米）、前室西壁橫額石第七個（圖 17，高 15、寬 28 厘米）圖像中馭者所持物不同；二、前室北壁橫額石左起第三、四個圖像中的馬後腿是前後分開的（圖 18，分別尺寸為高 12.5、14、寬 16、19 厘米）。

2) 輅 車

共有 24 個輅車圖像，分為二類型，一為前馭後主，另一為前主後馭。

圖 19 為墓門門楣石左起第一個輅車圖像，高 15.5、寬 20.5 厘米，為前馭後主型。該石第二個、前室南壁橫額石左起第一個輅車圖像同此類型。圖 20 為甬道橫額石左起第一個輅車圖像，高 15、寬 25.5 厘米，也屬前馭後主型，只是馬的後腿是前後分開的。墓門門楣石左起第三個、甬道橫額石第二個和前室東壁橫額石第二個輅車圖像同此類型。

前主後馭類型的輅車圖像，較前馭後主類型為多，共有 17 個圖像。此類型圖像又有馬的轡頭或後腿前後方向不同的區別。圖 21 為前室北壁左立框石第二個輅車圖像，高 19、寬 30 厘米，其馬後腿前後分開；圖 22 為北壁橫額左起第三個輅車圖像，高 16.5、寬 29 厘米，馬後腿方向都是向前，此類圖像又較前者為多。



圖 16 單騎



圖 17 單騎



圖 18 單騎



圖 19 輅車



圖 20 輅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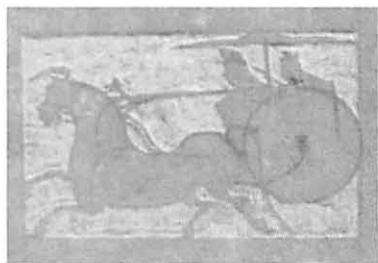


圖 21 輅車



圖 22 輅車



圖 23 軒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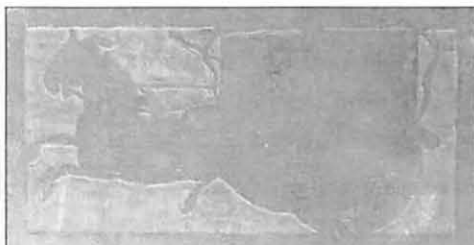


圖 24 軒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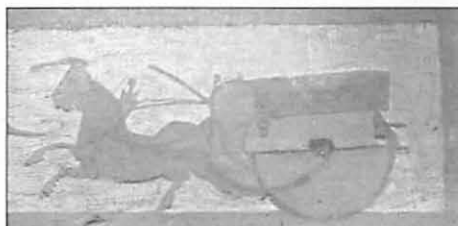


圖 25 棚車



圖 26 棚車



圖 27 牛車

3) 軒 車

共有 7 個軒車圖像。圖 23 為前室西壁橫額石左起第二個軒車圖像，高 15.5、寬 28 厘米，該墓畫像石中大多為此類型。圖 24 為北壁橫額石軒車圖像，高 16.5、寬 30 厘米，與前者區別處在於車廂後側結構不同。

4) 棚 車

共有 2 個棚車圖像。圖 25 為墓門門楣石棚車圖像，高 13、寬 29.5 厘米。圖 26 為前室西壁橫額石棚車圖像，高 14、寬 30 厘米。

5) 牛 車

前室南壁右立框石中有 1 個牛車圖像（圖 27），高 12、寬 23 厘米。車棚與墓門門楣石棚車圖像一致，車轆明顯有別。

3、人 物

畫像石中除車騎部分的馭者、乘者外，有西王母（2）、東王公（1）、門吏（2）、侍吏（4）、神人（2）等人物圖像。

1) 西 王 母

圖 28 為墓門左門框西王母圖像，高 24.5、寬 19.5 厘米。前室東壁左立框石中西王母（圖 29）



圖 28 西王母



圖 29 西王母



圖 30 東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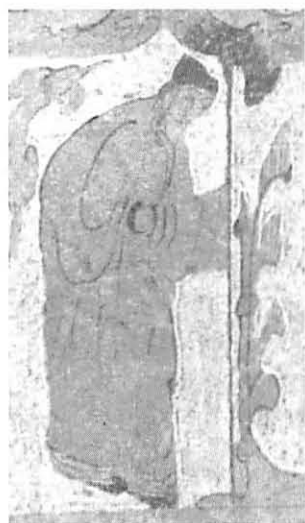


圖 31 門吏



圖 32 門吏



圖 33 侍吏



圖 34 侍吏

與之相較，造型基本一致，髮冠不同，著色不同。

2) 東王公

圖 30 為墓門右門框東王公圖像，高 23.5、寬 19.5 厘米。

3) 門吏

圖 31 為墓門左門框石門吏圖像，高 33、寬 17.5 厘米。圖 32 為墓門右門框石門吏圖像，高 47.5、寬 20 厘米。

4) 侍吏

圖 33 為前室北壁左立框石侍吏圖像，高 28、寬 15 厘米。此為站立侍吏，另有跪坐的侍吏，如西壁右立框石侍吏圖像（圖 34），高 15、寬 10 厘米。

5) 神 人

圖 35 為前室西壁左立框石牛首神人圖像，高 41、寬 19.5 厘米。圖 36 為北壁右立框石雞首神人圖像，高 51、寬 24 厘米。

4、動 物

畫像石中有朱雀（2）、鋪首（2）、異獸（2）、馬（2）、牛（1）、禽鳥（3）、鷄（1）等動物圖像。

1) 朱 雀

圖 37 為墓門左門扉主體朱雀圖像，高 35、寬 35.5 厘米。圖 38 為對稱的右門扉朱雀圖像，高 40、寬 41.5 厘米。二朱雀相向而立，形態一致，區別處在巨大的頭冠上，一形為“日”，一形為“月”。

2) 鋪 首

鋪首銜環亦為墓門門扉主體圖像。圖 39 是左門扉圖像，高 50、寬 29.5 厘米，圖 40 是右門扉圖像，高 47、寬 31 厘米。二圖像造型一致，變化在胡須處，一垂直，一卷曲。



圖 35 神人



圖 36 神人



圖 37 朱雀



圖 38 朱雀



圖 39 鋪首



圖 40 鋪首



圖 41 神獸



圖 42 神獸

3) 神 獸

前室東壁右豎框石上有 2 形似馬的動物圖像，上圖神獸頭帶飾物（圖 41），尾細長，高 29、寬 23 厘米；下圖（圖 42）高 24.5、寬 23 厘米，左邊框墨題“馬頭牛蹄之名浮口”。

4) 馬

前室南壁左立框石上有 2 馬棲息圖像（圖 43），馬身飾繪花紋。右側馬高 20.5、寬 23 厘米。

5) 牛

前室南壁右立框石上有 1 牛圖像（圖 44），高 16.5、寬 23 厘米。

6) 禽 鳥

畫像石中共有 3 個禽鳥圖像。一位於墓門右門框石（圖 45），高 7.5、寬 6 厘米。二位於前室南壁右立框石（圖 46），高 5、寬 15 厘米。三在北壁左立框石上（圖 47），高 3.5、寬 9 厘米。

7) 鷄

前室南壁左立框石上有 1 鷄圖像（圖 48），高 6、寬 6.5 厘米。



圖 43 馬



圖 44 牛



圖 45 禽鳥



圖 46 禽鳥



圖 47 禽鳥



圖 48 雞



圖 49 殿宇



圖 50 殿宇

5、其 他

有殿宇（3）、穿壁（2）、樹木山石、仙草、流雲、華蓋等。

1) 殿 宇

畫像石中有 3 個殿宇圖像，建築結構均不同。圖 49 為前室東壁橫額石左起主體圖像，高 17、寬 52 厘米。圖 50 為北壁橫額石左起主體圖像，高 16、寬 56 厘米。圖 51 為東壁左立框石下方圖像，高 36.5、寬 26 厘米。

2) 穿 壁

前室南壁左立框石主體圖像為綬帶穿壁（圖 52），高 57、寬 57 厘米。圓形玉璧與十字形綬帶呈四方連續展開。右立框石同，高 52、寬 52 厘米。

3) 樹 木

共有 50 餘個樹木山石圖像，大小不等，形態各異。

由其形態方面，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枝、幹、葉、山石分開刻畫的，如前室西壁橫額石左起第二個圖像（圖 53），高 15.5、寬 10.5 厘米。一種是枝、幹、葉混為一體的，如墓門左門框石中圖像（圖 54），高 9、寬 6.5 厘米。再一種是幾株樹木連在一起的，如北壁橫額石左起第一個圖像（圖 55），高 9、寬 9.5 厘米。

由其在整體圖像中的作用方面，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畫像格欄的邊飾，如墓門門楣石左起第



圖 51 殿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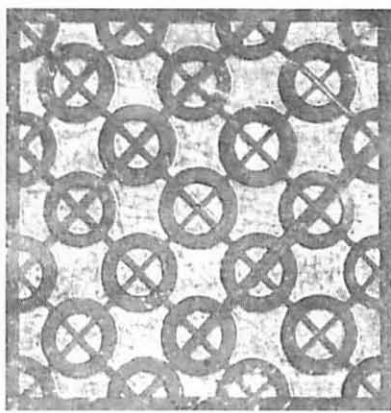


圖 52 穿壁



圖 53 樹木



圖 54 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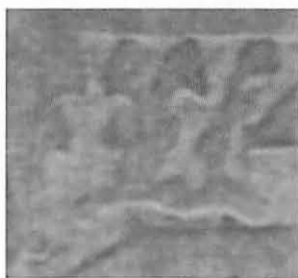


圖 55 樹木



圖 56 樹木



圖 57 樹木



圖 58 樹木



圖 59 仙草



圖 60 仙草

一個(圖 56), 高 14.5、寬 4 厘米。一種是相當畫像的格欄, 如墓門門楣石左起第二個(圖 57), 高 16.5、寬 11 厘米。再一種是畫像格欄內的補白, 如前室北壁左立框右下方(圖 58), 高 11、寬 5 厘米。

4) 仙 草

共有 2 個仙草圖像, 一在墓門右門框石(圖 59), 高 9、寬 12 厘米。另一在前室東壁右立框石(圖 60), 高 29、寬 8 厘米。

5) 流 雲

共有 11 個流雲圖像, 大小不等, 造型手法一致, 方向各異。圖 61 為墓門左門框石中圖像, 高 17.5、寬 9.5 厘米。圖 62 為墓門右門扉石中圖像, 高 14、寬 12 厘米。圖 63 為左門扉石中圖像, 高 10、寬 6 厘米, 其尾部簡化為一流暢的曲線。



圖 61 流云



圖 62 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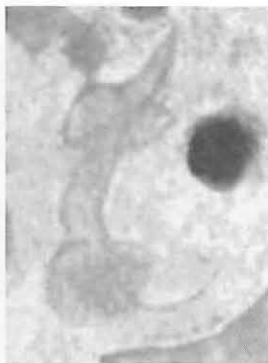


圖 63 流云



圖 64 華蓋



圖 65 華蓋

6) 華 蓋

共有 5 個華蓋圖像，位於西王母（2）、東王公（1）和神人（2）頭部上方。圖 64 是墓門左門框石華蓋圖像，高 11.5、寬 19.5 厘米，右門框石中圖像同。圖 65 是前室東壁左立框石華蓋圖像，高 15.5、寬 27.5 厘米，有條帶飄下，西壁左立框石圖像同。

三 圖像結構

畫像石僅是墓葬整體建築的一部分，其大小、位置、材質、色彩等種種特性，與建築的空間環境存在有機的聯系。石盤墓畫像石的圖像結構，完整統一又變化豐富，存有適合、向心與連續三方面的形式。

1、適合結構

圖像單位根據其所處的環境而變化的一種結構形式。其運用分有三個層面。

1) 分區畫像石與墓室結構之間

例 1：甬道的寬度較前室連通後室的門洞窄，導致前室南壁比北壁的左右立框石寬度大；前室東西壁連通耳室的門洞寬，導致中柱石的出現。各個分區畫像石的配置，即是適合墓室的結構所致。

畫像石圖像之所以分割為一個個的格欄，亦適合墓室結構所致。

例 2：前室南壁分區（圖 66），其 3 石上共分割出 19 個圖像格欄。具體尺寸為：橫額石蔓草紋高 7、寬 287.5 厘米，8 個車騎格欄高 14.5、寬 29、31、52、45、30、29.5、27.5、21.5 厘米；左立框石 3 個蔓草紋格欄高 92.5、7.5、92.5、寬 7、57、7 厘米，中間穿壁圖像格欄高 57、寬 57 厘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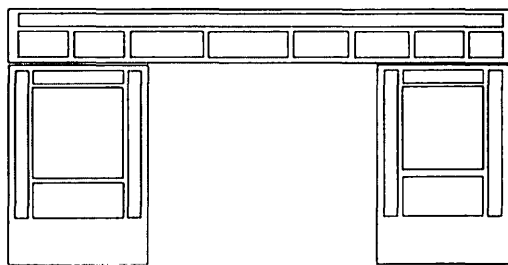


圖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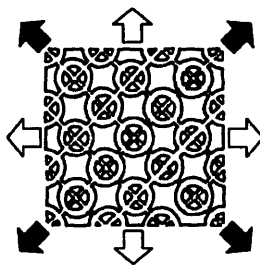


圖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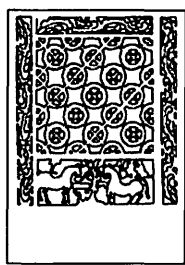


圖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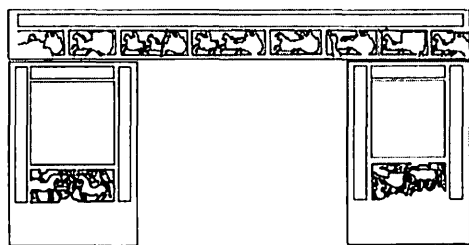


圖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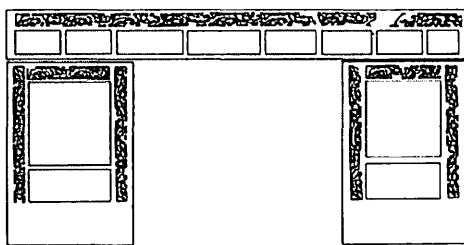


圖 70

方的二馬圖像格欄高 22、寬 57 厘米；右立框石各圖像格欄尺寸與之相當。由此可見，蔓草紋格欄的高度一致，均為 7 或 7.5 厘米；車騎格欄的高度一致，為 14.5 厘米，寬度在 21.5 至 52 厘米之間；二馬、牛圖像格欄寬 57、52 厘米，但是二馬、牛圖像格欄中間的樹木亦起著格欄的作用，將圖像分為左右兩部分，相當於寬度為 27 厘米左右的 4 個圖像格欄。石盤墓為磚砌墓，其磚尺寸為長 36、寬 18、厚 6 厘米。南壁整體圖像分區中，除 2 穿壁圖像格欄外，其餘格欄均與石盤墓用磚不同面的尺寸相當。就是說圖像格欄的分割目的，是與墓室地面鋪磚、券頂砌磚的比例相協調，獲得統一的視覺效果，同時又突出了部分主體格欄圖像。

2) 格欄與圖像分區之間

例 3：穿壁格欄中圓形“壁”的排列，向格欄的上下左右四個方向連續展開，其“帶”形成的交叉直線向格欄的四個角方向連續展開。這種四方連續的穿壁圖像與近於方形的格欄比例相適合（圖 67）。等寬的蔓草紋格欄均勻配置於穿壁格欄的上、左、右三邊，加強了穿壁圖像的連續特征；下方二馬圖像格欄寬於蔓草紋格欄，與其他三邊形成變化，同時又一起形成一種長方形的格欄群，與所處的長方形石相適合（圖 68）。左右立框石相同的格欄配置，使前室南壁分區的兩側形式統一；下方牛、車格欄是在統一中形成的變化。“二馬”、“牛、車”的格欄高度與橫額石車騎格欄的高度一致，形成一種上下的呼應（圖 69）。橫額石蔓草紋格欄通欄；與左右立框石蔓草紋格欄的寬度一致，形成一種上橫下兩個對稱三邊形的結構，使分區形成統一與穩定的整體（圖 70）。

3) 圖像與圖像格欄之間

畫像石圖像由於適合所處格欄的比例而進行了改變。

例 4：圖像大小的改變 圖 71 為前室北壁橫額石車騎格欄局部，格欄高 15 厘米。其中樹木、殿宇、人、馬圖像皆由於適合格欄高度，而改變了其原來大小比例。

例 5：圖像形態的改變 圖 72 為前室北壁右立框石左側圖像，格欄寬 27.5 厘米。其中的流雲圖像為適合格欄形狀而呈垂直狀。

例 6：圖像結構的改變 圖 73 為前室北壁左立框石第 3 格欄圖像，格欄高 17.5、寬 29 厘米。主



圖 71



圖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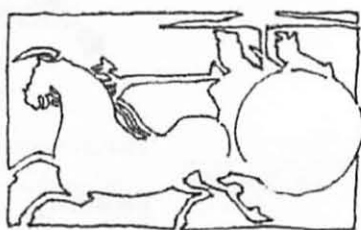


圖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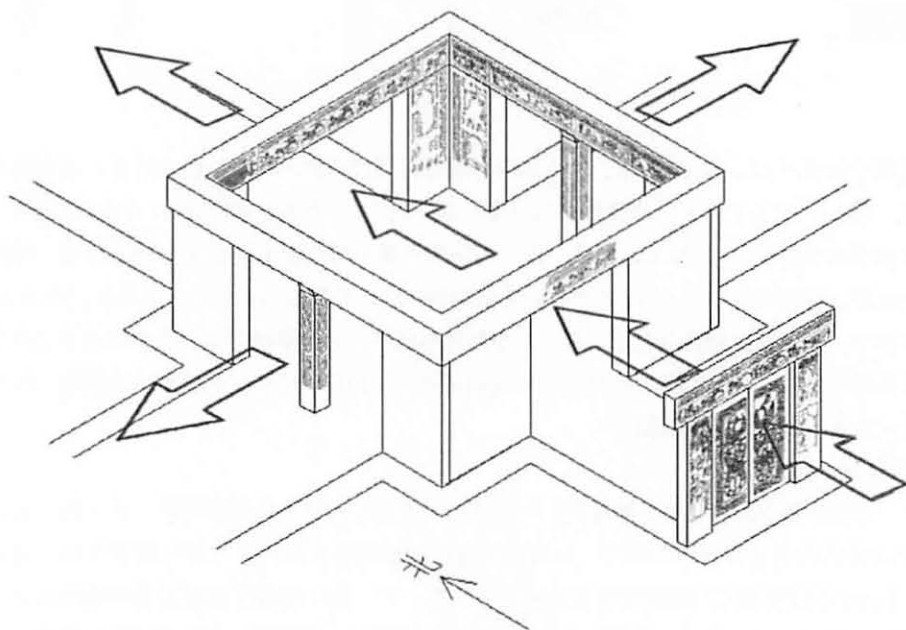


圖 74

體為一軺車，圖像中馬與車分處於兩個平面之上。雖不符車馬之間的關係，卻得到格欄布局的均衡與飽滿。

2、向心結構

圖像單位之間，圍繞其間的心點或空間，對稱展開的一種結構形式。其表現為三個層面。

1) 圖像分區之間

例 7：貫穿墓門、甬道、前室北壁門洞的一條軸心線，即為這三個圖像分區的心點（圖 74）。在這條軸心線上的墓門、甬道、前室南壁和北壁四個圖像分區的圖像配置，均圍繞這個心點而對稱展開。在墓前室中央生出東西向軸線，通往東西耳室。東壁和西壁二個圖像分區的圖像配置，也圍繞心點而對稱展開。

2) 圖像格欄之間

例 8：墓門部分共有 8 個圖像格欄，之間形成連續的向心結構。一、門楣石與左右門框石上的圖像格欄圍繞心點，形成一個三邊形結構。左右門框石上的西王母與東王公、二門吏圖像均面朝向心點（圖 75）。二、門楣石與左右門扉石上的蔓草紋圖像圍繞心點，形成上橫下口形的結構；門扉上的蔓草紋飾，呈方括弧狀，其排列有正反向的變化，即在向心的同時，還在連續地循環旋轉運動（圖 76）。三、左右門扉石上的朱雀圖像朝向與門框石上圖像一致，都集中於心點，這二者之間便是連續性的向心結構（圖 77）。

例 9：前室東壁部分有 15 個圖像格欄，之間形成重疊的向心結構。一、心點在中柱石的墨題處，橫額石與左右立框石上的人物、異獸圖像朝向心點，形成一個三邊形的向心結構（圖 78）。二、中柱石將東耳室門洞一分為二，心點在二個門洞中央。蔓草紋圍繞心點形成兩個三邊形結構（圖 79）。

例 10：圖像格欄之間邊框的寬度變化，存有向上的向心結構。墓前室南壁圖像分區左側（圖 80），自上而下的圖像格欄間邊框的高度為 2.5、3、3、4、2.5、3.5、30 厘米。可見圖像分區上部的格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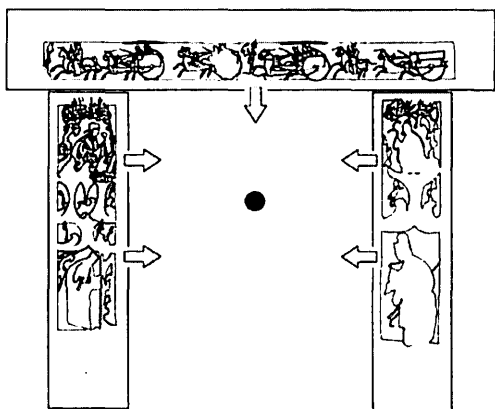


圖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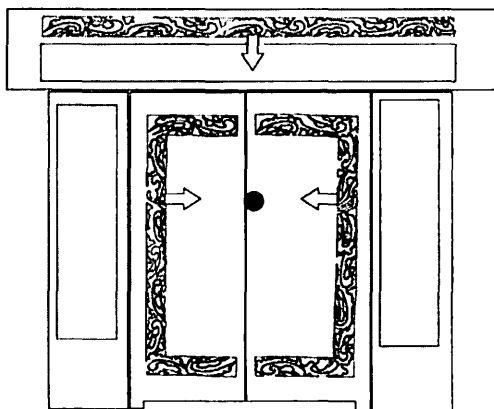


圖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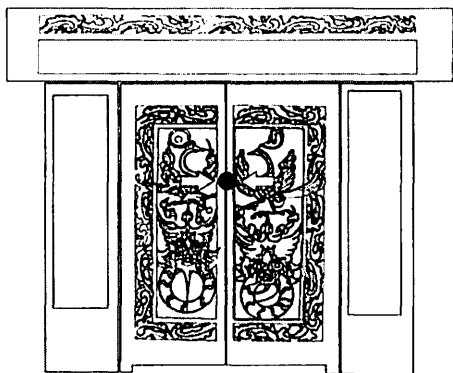


圖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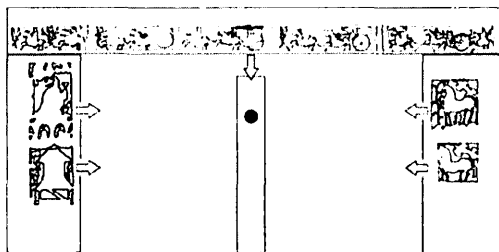


圖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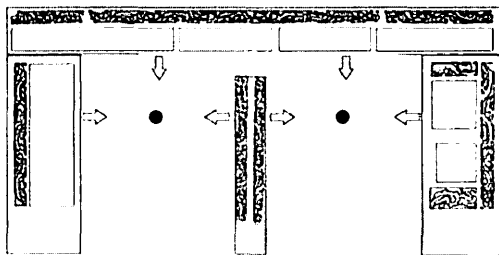


圖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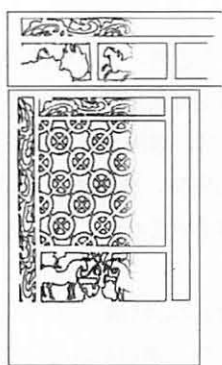


圖 80



圖 81



圖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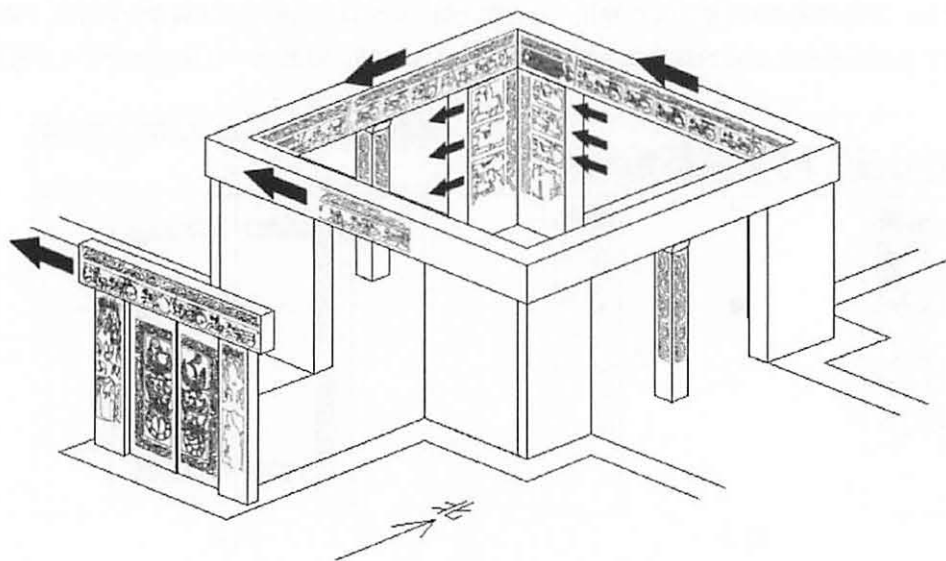


圖 83

邊框寬度接近，而最下層的邊框最寬，形成一種上緊下松的結構。立框石中普遍如此形式。

3) 圖像之間

例 11：前室南壁左立框石“二馬”圖像格欄（圖 81），心點在畫面中央的樹木上，二馬、人物、樹木均圍繞心點左右相向、對稱排列。右立框石“牛、車”圖像亦如此，畫面兩側的樹木圍繞心點，呈圓括弧狀，使得圖像完整飽滿（圖 82）。

3、連續結構

圖像單位以相同的方式不斷重複出現的一種結構形式。

蔓草紋、車騎圖像即為這種連續出現的圖像單位。

例 12：門楣、橫額部分均由蔓草紋與車騎圖像組成，這種連續性結構使所有圖像分區聯繫起來，形成一個整體；同時，車騎相同的圖像方向，又使所有圖像分區形成一致左向的運動感（圖 83）。

石盤墓畫像石圖像的配置形式具有綜合性，適合、向心與連續三種結構方式常常是同時應用或體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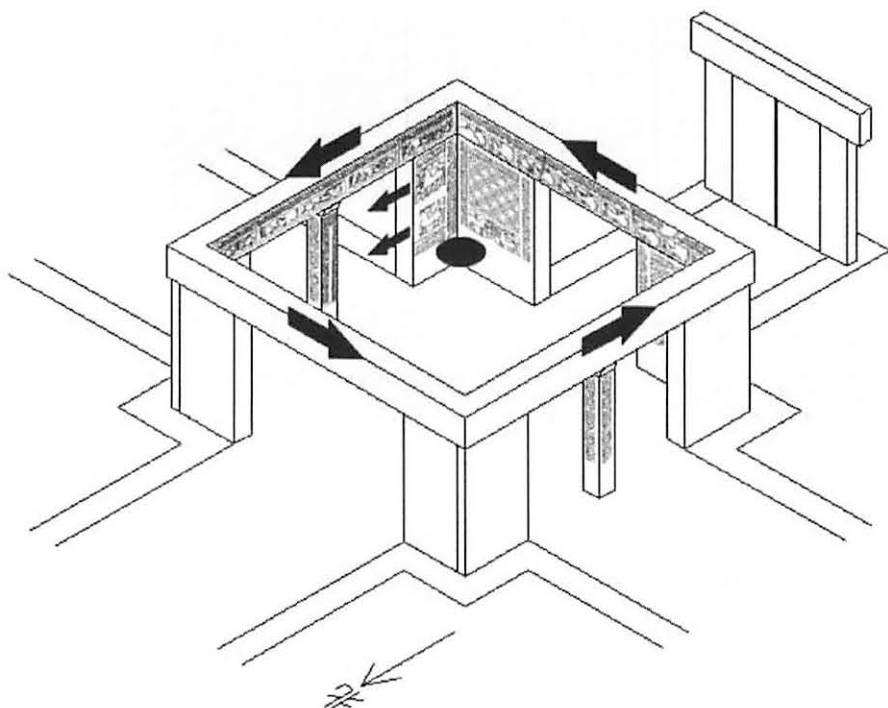


圖 84

例 13：墓前室四壁橫額的蔓草與車騎圖像，其分開的格欄、水平連續、左向運動等等，既具有連續結構的特征，也符合向心結構的條件（其心點為墓前室中央空間）；同時這種連續向心運動的形式，也恰當地適合了墓室的整體空間環境（圖 84）。

四 圖像風格

石盤墓畫像石表面經過研磨、雕刻和繪畫等多重的制作工序，形成不同的圖像空間層次，形成一種集雕刻與繪畫為一體的獨特的畫像石風格。其圖像空間可分為石面、減地和綠色三個層次。

1、石 面

石面，指畫像石圖像一側的表面層。在按照墓室結構所需而取材後，所有石盤墓畫像石的這個層面都有仔細的平整與研磨，以適合於繪畫。這一點，在與其他石面比照時，十分明顯。這個層面既有色彩，即石材本身的灰褐色。

石面上均有用墨斗打出的格線。格線一是用來規矩畫像石邊框範圍，二是確定圖像格欄比例、位置。前室北壁左立框石上的格線遺存明顯（圖 85），可看出標示榫卯位置、格欄大小以及格欄間距離的許多垂直、水平線。這些線大多自畫像石的兩端打出，但是小的格欄分割線不同，只打出所需距離。前室西壁右立框石及其他石上亦如是，可見設計者由大到小的比例分割次序。許多畫像石上還空餘有一些墨線，擬以為是圖像格欄比例改變的痕跡或尚有設計意圖未完成。

圖像格欄確定之後，畫工即在格欄內墨線起稿。在墓門門楣石右上方，可看到蔓草紋線條與格欄



圖 85



圖 86



圖 87

框線重疊的現象（圖 86）。這種狀況在其他石上也多有出現。表明畫工在處理主體圖像與格欄關係時的一種態度，既要使圖像適合於格欄，又要保持圖像自身完整的自由靈活性。圖 32 門吏、圖 33 侍吏的雙腳均如此。

主體圖像畫在格欄內外，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就是使圖像所處空間與石面空間形成大小、遠近的節奏變化。這是制作者在區分圖像的空間層次時常用的一種方法。例如墓門門楣石中的車騎圖像（圖 87），其中 6 馬的馬蹄、4 車的車輪與格欄的關係均不同。第 1 馬馬蹄超出格欄下方格線，第 2 馬接近，第 3 馬縮回，第 4 馬再超出，第 5 馬再縮回，第 6 馬再接近；第 1、2 車輪接近，第 3、4 車輪超出。單騎人物的帽子、軺車的車蓋及樹木圖像與格欄上方格線的關係亦如是。在這一組平列性的車馬隊伍中，第 4 車最近，第 3 車次之，第 2 車最遠，第 1 車複又接近；第 1 單騎近，而第 2 騎在隊伍裏最遠。石面空間因此形成豐富的變化。

2、減 地

勾稿後，沿著墨線的外側邊緣用雕刀剔邊。剔邊深約 0.3 厘米。一般為傾斜用刀，這樣就在墨線外側形成一條縱深的斜面，在任意光線下，都產生一側的亮邊與另一側的陰影，石面圖像的體量感由此而加強。

剔邊後，平整減地。減地約 0.2 厘米，比剔邊淺，與剔邊形成又一層次。剔邊線與圖像的輪廓墨線往往產生雙勾的感覺，視覺變化十分豐富。

減地部分用刀或點或刮，而以大幅度自由刮蹭為多，因此與預留的研磨平滑的主體圖像部分形成表面肌理對比（圖 19）。這種減地層面使石面圖像更為明確，飽滿流暢的圖像輪廓與平直的格欄邊框形成曲直對比，圖像因此靈動、富於變化。這是一些畫像石圖像上的色彩、墨線雖然濁蝕褪去，形象依然生動原因所在。拓片僅可反映畫像石圖像中這一層面的現象。

圖像格欄內減地，餘下石面上的格欄邊框以及其中的圖像，猶如窗框與窗外空間的關係。畫像石中所有的格欄邊框，其寬窄比例均厚實恰當。

減地部分施白粉，用色彩加強圖像格欄的完整性，同時也石面邊框、圖像之間形成兩個空間層次。圖 52 為前室南壁左立框石中的“穿壁”圖像，是該石出土後拍攝的圖像。圖 88 為該石目前圖像，減地所施白粉已褪失。將兩者比較，可看出粉地與石面之間空間層次的不同效果。



圖 88 穿壁

白色減地與預留的、既有石材本色的石面邊框、圖像之間形成灰白對比，與石面圖像上的墨線形象形成黑白對比，與石面圖像上的赭紅等色形成色彩對比。石盤墓畫像石石面、減地與線色三者之間的空間層次借此確立。

剔邊與減地，都是沿著圖像的大輪廓呈塊面地進行的。圖像中的繁複細節均由繪畫來完成。圖 59、60 仙草圖像，其纖巧的線條雕刻，是畫像石中僅有的現象。

3、線 色

畫像石的主要繪畫形式一是線條，其次是色彩。繪制在格欄中的石面，區別於石面格欄邊框與施白粉後的減地，形成畫像石的第三個空間層次。是畫像石主體圖像所處的層次。

1) 線 條

主要用來狀物。即通過輪廓和主要結構處的線條，來表現圖像的形狀與動態。因此，隨著圖像形狀的變化，形成曲線、直線和沒骨三種線條的形式。畫像石中的大多圖像，如蔓草紋、人物、動物、流雲、仙草等等，都是由圓轉流暢的曲線組織而成的。只有 3 處殿宇以及個別車騎上存有直線。畫像石中的馬鬃、馬尾、車輪等處是用沒骨的手法表現的，墓門右門框石上的禽鳥，區區數筆，姿態盎然，其手法應用的尤其恰當（圖 45）。

這三種形式的線條，在畫像石中普遍存有四方面的表現特征。

一、簡約概括。除 3 處殿宇、2 朱雀、2 鋪首圖像的線條組織較為繁複外，畫像石中的其他圖像線條都歷歷可數。如人物圖像，線條只用來表示他們的動態、大的衣著、形象，以及所持何物。就是說基於狀物或說事的目的，其他細節便都省略了。再車騎圖像中的馬與車，均概括成為一種簡單、但是符合視覺經驗的模式，車、馬上的許多結構細節沒有過多描述。這種簡約與概括，是藝術性的，即重點不在於對客觀事物的完全模擬或再現，而側重於一種形式的表現。這種形式，就是線條。畫像石中的這些圖像，並沒有因為省略了一些細節結構而使人感覺不真實。相反，因為這些清晰流暢的線條及其組織，準確表述了形象大的造型及主要的結構；其運行過程又携帶著繪制者的精神、情感因素，所以使人覺得真實。

二、勁挺圓熟。畫像石中的每一條曲線，在繪制中都十分勁挺、連貫，且富有輕重、粗細、快慢的變化。如人物中的衣帶、蔓草紋飾（圖 13）、雲柱（圖 30）等等圖像中的線條。圖 63 流雲的尾部

更是輕盈勁巧。這些現象反映出制作者對圖像造型駕輕就熟的把握、對制作工具的熟練控制，也反映出石盤墓畫像石成熟的藝術表現層次。

三、端嚴規整。與眾多曲線形成對比的，是畫像石殿宇中的長直線和車騎中車輪的正圓圖像，端正嚴謹，且不遲疑凝滯。這種變化是隨著圖像的內容自然形成的，也是制作者技藝完備的體現。

四、自然流變。前室東壁橫額石殿宇圖像（圖 49）中表示瓦節的曲線，不求一律，率意勾點；其窗櫺交叉直線間距離亦寬度不一；北壁左立框石上禽鳥的雙翅畫成圓形（圖 47）等等事例，說明繪制者在運用線條造型時的靈活多變，生動而不受客觀形象的限制。

畫像石中也有一些線條是用來裝飾。即由線條組織成一些紋樣，來裝飾圖像。如樹木上平行排列的一些垂線（圖 56）、前室南壁左立框石“二馬”圖像中馬身上的花紋（圖 43）等。

除墨線外，畫像石中還有赭紅線。如墓門左門框石中的水波、華蓋（圖 28）、右門框石中東王公的領口（圖 30）、門吏的腰帶（圖 32）等等。因此，畫像石線條的表現性更為豐富。

2) 色 彩

畫像石中的色彩現在可看到的有黑、白、紅三色。

其色彩的運用，也有狀物與裝飾之分。2 棚車的車棚（圖 25、26）、2 朱雀的下頷下綬（圖 37、38）、門吏所持物（一說“盾”，圖 32）等處紅色的運用，是出於狀物的目的。而蔓草紋（圖 13）、馬（圖 19）、人物衣著（圖 28、29）等處紅色的運用，是出於裝飾的目的。

在蔓草紋的不同部位間隔性地施以紅色，使一連串連續的蔓草圖像產生斑斕的效果，同時也形成圖像之間的節律變化。在現存色彩完好的墓門門楣、甬道橫額 2 石上，這一點表現的十分明顯。同樣，車騎圖像中人物的帽子施以黑色、左起第 2 匹馬、最後的棚車車棚施以紅色，也是出於相同的目的及效果。

墓門左右門框石的西王母、東王公 2 圖像上色彩的運用則又反映出另一特征，即左右相向對稱的人物，頭冠一致，均為黑色，但衣領一黑一紅，一上衣紅、一下衣紅。形成左右圖像既對稱統一又有變化的效果，是運用色彩時的匠心所在。

畫像石中大多多的圖像格欄邊框，都是石面本身色彩。但在墓門左右門扉上的蔓草紋與朱雀鋪首圖像之間的邊框，卻施以紅色。加強了其“口”形的形狀，使得墓門部分的所有圖像都更為集中，更富有表現力。

畫像石中豐富的線條與色彩圖像，使其與格欄邊框區分開來，相同平面的石面形成了兩種空間的變化。加之格欄中白色的減地層次，共同構成石盤墓彩繪畫像石的圖像表現空間。在這個獨特的空間中，當時的畫工與雕工以其嫺熟的技藝，共同營造了一種謹嚴又自然、統一又處處富有變化的藝術圖像，發散出端嚴飽滿、自然流變的氣息。

石盤墓彩繪畫像石的發現，明確了該地區畫像石的形式特征，也拓展了漢代畫像石研究的範圍。

五 結 語

1、石盤墓畫像石風格的形成，與所使用的材料性質有一定關係。

石盤漢墓畫像石的材料是灰褐色細粒長石砂岩。屬沉積岩類中的碎屑岩亞類。主要成分為正長石、斜長石，顆粒直徑為 0.1-0.05 毫米，含量約 80%。還有少量石英、岩屑與暗色重礦物。其顆粒粗，滲水性強，易固著墨色和其它顏色，但不宜精細雕琢。因此在石盤墓畫像石中，凡人物車馬細節，均

不能夠使用雕刻的陰線來表現，更不能夠磨琢出層次豐富、肌理細膩的石面效果。只能更多地借助於繪畫的手段，制作出平面的、接近於壁畫的藝術風格。

這種岩石，因其結構特性，耐風化、侵蝕能力較差。離石石盤等漢墓畫像石在墓穴裏，因與大氣、水、生物等隔絕，方得以較好保存。同時，也是該墓畫像石發現至今短短十餘年間，眾多色彩消失的原因所在。

2、石盤墓畫像石風格，是陝西神木大保當漢墓畫像石風格的延續。

1996年陝西神木大保當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亦有彩繪，其材料同為砂岩⁷⁾。

石盤墓葬的年代“約在東漢桓帝、靈帝時期⁸⁾”，即公元147年至184年之間。大保當漢墓“最晚不會晚於順帝永和五年⁹⁾”。今神木與離石兩地，漢時同屬西河郡（圖89¹⁰⁾）。漢順帝永和五年，即公元140年，西河郡郡治由今神木縣北的平定南遷至離石。這兩處墓葬分別建造於140年之前後，大保當漢墓早於石盤墓。

其墓門分區的圖像結構及配置，在大保當墓中已成形制。如門扉石上朱雀下鋪首的圖像內容，及其對稱向心的圖像配置方式，在大保當M1、M2、M4、M5、M9、M17、M18、M23均如是；門楣石左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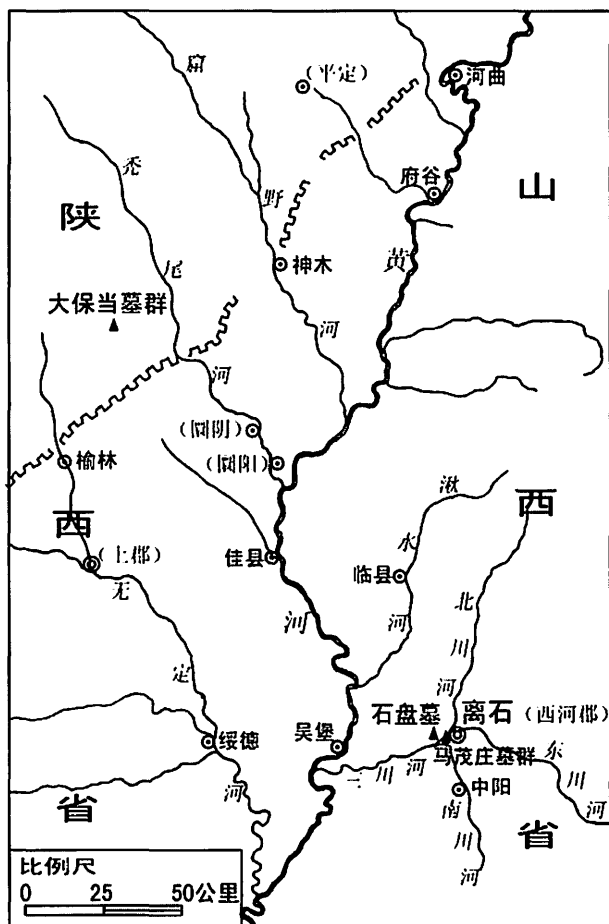


圖 89 墓葬位置示意圖

車騎組合，在 M1、M2、M3、M5、M9、M23 已存有；左右門框石上門吏圖像，在 M3、M4、M9、M11、M17 已存有¹¹⁾。

其他圖像類型，在大保當墓中大都可找到原形。如蔓草紋飾，在 M1、M23 門框石、M3、M9 門楣石上均存有；樓閣圖像在 M3、M11 已存有；穿壁圖像在 M17 中是以二方連續的形式、作為邊飾出現。

其門扉石鋪首銜環，即環上的黑、紅線條運用，與 M1、M23 一致。門扉石格欄邊框塗為紅色，在 M1 中已有運用，M5 中是飾以紅、黑相間的斑點。左右門框石的西王母、東王公圖像色彩的運用手法，即左右人物的上下服裝採用相反的色彩，與 M1、M23 左右門框石的說唱、舞蹈圖像中的運用相同。

大保當漢墓畫像石中狩獵、說唱、舞蹈等等內容，及眾多人物、動物圖像，在石盤墓中不曾延續。由此發散的濃鬱的現實生活氣息，石盤墓中只有在前室南壁左右立框石上的二馬、牛車圖像格欄中有所體現。但是石盤墓畫像石的圖像造型及其表現手法，卻較之更為自由、生動與流暢。將二者的朱雀、車騎、蔓草紋等圖像比對，由稚拙、樸實、自然，到圓轉、流暢、張揚的風格演變明顯。再將石盤墓與大保當 M23 門楣石上的車騎出行格欄的圖像結構比對，石盤墓畫像石顯然趨於成熟的藝術風格。

本文資料得到山西省呂梁市離石漢畫像石博物館及王金元先生的支持。

註

- 1) 王金元《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文物》2005 年第 2 期，第 42 頁。
-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地區文物工作室、離石縣文物管理所《山西離石馬茂莊東漢畫像石墓》，《文物》1992 年第 4 期，第 16 頁。
- 3) 謝國楨《跋漢左元異墓石陶片拓本》，《文物》1979 年第 11 期，第 43 頁。
-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呂梁地區文物工作室、離石縣文物管理所《山西離石再次發現東漢畫像石墓》，《文物》1996 年第 4 期，第 16 頁。
- 5) 同（註 4），第 20 頁。
- 6) 同（註 4），第 26 頁。
- 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神木大保當第 11 號、第 23 號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文物》1997 年第 9 期，第 27 頁。
- 8) 同（註 1），第 51 頁。
- 9) 同（註 7），第 33 頁。
- 10) 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時期》，中華地圖學社出版，1974 年，第 48-49 頁。
- 1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神木大保當漢彩繪畫像石》，重慶出版社，2000 年。